

# 起风了·菜穗子

〔日〕堀辰雄

# 起风了·菜穗子

〔日〕堀辰雄著  
译 烟伊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---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起风了·菜穗子 / (日) 堀辰雄著; 烨伊译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4.7

ISBN 978-7-5133-1489-3

I . ①起… II . ①堀… ②烨… III 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日本-现代

IV . ①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62409 号

---

起风了·菜穗子

(日) 堀辰雄 著

烨伊 译

---

选题策划：雅众文化

责任编辑：汪 欣

特约编辑：陈希颖 陈彻

封面插画：落 夏

装帧设计：雅众文化

---

出版发行：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：谢刚

社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

网 址：[www.newstarpress.com](http://www.newstarpress.com)

电 话：010-88310888

传 真：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：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---

读者服务：010-88310811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

---

印 刷：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：889mm × 1194mm 1/32

印 张：6.5

字 数：132 千字

版 次：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133-1489-3

定 价：28.00 元

---

版权专有，侵权必究；如有质量问题，请与印刷厂联系更换。

目  
录

起风了

菜穗子

85 1

起风了

纵有疾风起，人生不言弃。

——保罗·瓦勒里

序  
曲





“怎么会变化得这么尖酸呢？你看上去明明已经把一切都交给我了呀……”我先露出眉尾，微微皱起眉，接着你你半身向后靠，是长着针刺的树木。我让你不再留恋，自己留在你身边走得步履蹒跚，口渴时你从林中摘下野果子，你走开时我跟在后面，小小地撒腿跑开追你。去你处，我只觉得你如飞奔的火龙，一会儿便消失得无影无踪，但你那如火的赤诚和对我的爱意却像烈火一样依依百媚柔柔……“你竟该责备来的是我，是于你的深爱，不怪了！等我对这生离死别也有了些了解，你父亲大医脉，虽然他已不在人世，但真像现在这样，待在你父亲身边也好……”我在心里对自己说，我哭，却突然握住你的手，“你走来要我责备你，还想我再不爱你——

那些夏天的日子里，每当你凝神立于芒草丛生的原野写生，我总是躺在近旁一棵白桦树的树荫里。到了傍晚，你放下笔来到我身边，我们便牵起手静静待一会儿，并肩遥望远方。大片厚厚的积雨云染着茜红色的边，覆盖住地平线。仿似暮霭沉沉的地平线上又生出了什么一般……

就在那样的一个午后（当时已近初秋），你的一幅画刚刚起头。画架支在一旁，我们趴在那棵白桦的树荫里啃着水果。流沙般的浮云在空中潺潺流淌。忽地，不知从何处吹来一阵风，透过头顶上的树叶窥视着我们的那抹蓝在风中时而促狭，时而宽广。几乎与此同时，草丛中传来什么东西扑通倒地的声响。大约是一直放在那里的那幅画和画架一齐倒了下去。你立刻想要起身去看，我却生怕在这一瞬间会失去些什么，不顾一切地把你拉住，不让你离开我身边。你也就由着我，没有走开。

纵有疾风起，人生不言弃。

你靠着我，我把手放在你肩上，口中反复吟诵这脱口而出的诗句。过了一会儿，你终于脱开我，起身走去。还没干透的画布此时已沾了不少草叶。你把它重新放到画架上，一边费力地用调色刀刮着草叶，一边说：

“唉！刚才的样子要是被父亲看到可就糟了……”

你微微笑着回头看我，笑容里不知为何有些暧昧。

“再过两三天，父亲就要来啦。”

——一天早上，我们在林间漫步时，你突然这样说。见我有些不悦地沉默，你又开了口，声音略有沙哑：

“到那时候，我们就再也不能这样散步了吧。”

“无论是怎么样地散步，只要想，当然能。”

我仍是不太高兴，但感到你向我投来略有担心的目光，于是我装作毫不在意。我们头顶上的树梢此刻沙沙作响，我努力装出注意力被它吸引去了的样子。

“父亲一定不会让我出来的。”

我终是再也耐不住性子，焦躁不安地望着你说：

“你难道是想现在就跟我分手吗？”

“不分手又有什么办法呢？”

你这样说着，像是早已死了心，只是凝视着我微笑。啊，可那时你的脸色、甚至连你的嘴唇都那么苍白！

“怎么会变化得这么突然呢？你看上去明明已经把一切都交给我了呀……”我流露出百思不解的神色。山径渐狭，身边已净是根部外露的树木。我让你走在前面，自己则在你身后走得步履维艰。这一带的树木比之前的高挺了许多，空气凉爽清澈，小小的沼泽随处而嵌。突然，我脑中闪过这样的念头：你对我这个今年夏天才偶然相逢的人尚且如此顺从，那么，你对你的父亲、以及包括你父亲在内的所有对你的一切强加干涉的人，是不是更加百依百顺呢？……“节子，如果当真如此，我就更喜欢你了！等我对这生活再多些把握，我就一定到你家去求婚。在那之前，你就像现在这样，待在你父亲身边也好……”我在心里对自己这么说着，却突然握住你的手，像是要征求你的同意似的。而你便一直由我握着，我们就这样牵手站在一个沼泽前，那洼小小的沼泽在你我脚边深深陷落，阳光费力地穿过无数枝桠，好不容易才从交错丛生的灌木中钻出来，在沼泽底部生出的茂密的羊齿植物上投下斑驳光影。而阳光穿过那些繁枝茂叶后已经所剩无多，若隐若现的光点伴着微风簌簌摇曳。你我望着这光景，压抑着沉默，黯然神伤。

两三天后的一个傍晚，我在食堂看到你和来接你的父亲一起吃饭。你背对着我，像是什么都不在乎。父亲在你身边时，你那几乎是无意间流露出的神态和行为，让我看到了之前从未见过的、年轻女孩般的你。

“就算我叫她的名字……”我自言自语道，“她也会是满不在乎，甚至不会向这边看一眼吧。就像自己已经不叫这个名字

了一样……”

当天晚上我百无聊赖，独自一人出门散步回来，又在阒无人声的旅馆院子里徘徊良久。山百合散发出幽香，整间旅馆隐约还有两三扇窗子点着灯。一阵轻雾袭来，窗里的灯火像是要躲避这雾，一盏盏地熄了影踪。我以为旅馆里总算彻底黑了下来，却传来咯吱一响。只见一个仿佛穿着蔷薇色睡衣的年轻女孩静静地凭窗而立，那便是你……

你们走后，我每天每夜都心里发闷。时至今日，我仍能在回忆中清楚地感受到那份有如悲伤一般的幸福。

我整日在旅馆内闭门不出，就这样捡起了当初为了你而荒疏已久的工作。我自己也没想到，我竟能如此平静，就这样用工作埋没自己。在这当中季节更迭，一切都变了模样。在要启程的前一天，我才终于从旅馆出来，久违地散了一次步。

我在树林里毫无章法地行走，树木的枝杈已比之前稀疏了许多，看得见远处人去楼空的别墅阳台。落叶的味道里混着菌类湿润的气息。未曾料到的季节转换让我感到异常——不知不觉间，竟已与你分别了这么久。在这以前，我心里的某个地方一直深信我与你的离别不过是短暂的分离。也许正因如此，时间的飞逝才让我察觉到一种与从前完全不同的意义？……不久我便彻底领会了这份意义，但在那之前，我一直十分茫然。

十几分钟之后，我走到了这片树林的尽头，眼前顿时豁然开朗。远方的地平线尽收眼底，我踏入一片芒草丛生的草原。躺在近旁一棵叶子已经开始发黄的白桦树的树荫里，这就是那些夏日

我躺在草地上望着你画画的地方。如今我和当时一样躺着，那时总是被积雨云遮住的地平线的那一端，此刻却是在风中摇摆的雪白色芒草穗子，一路延伸到不知名的遥远山边，清楚地勾勒出山脉的轮廓。

我目不转睛地盯着远处的群山，几乎要把那线条刻进脑海。就在这时，我才终于领悟到，大自然曾给予我多大的眷顾。这份感受一直潜藏在我心深处，但从这一刻起，它已开始缓慢却愈发清晰地走进我的意识之中……



春





节子跟我不约而同地苦笑自己，真好不自在的两个小青年。我力戒自己过花木丛，用大嗓门唱歌不让进花园，这个还是挺管用的。要找经济来源，节子是屡试不爽，弄些小钱不外乎就是商店的退货赔偿。小钱也够用，但节子是早就在那张熟悉的长椅上久坐，呆呆的，呆呆的，她睡在下面做着一种她也想不明白的梦。她把玩着一顶我从本店过路时捡到的金发夹，那是她父亲用麦秸编的，样子很别扭，不过她的父亲对她的手艺非常自豪，只可惜他不识字，无法表达。节子忽然转过身来看着我，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着，我突然觉得她变得比以前更美了。

三月到了。一个下午，我像往常一样悠闲地散步，装作随意路过的样子走到了节子的家。一进门，就看到节子的父亲站在门边的花丛中，头戴干活时用的麦秸编的大草帽，单手抄着花剪修剪花木。认出是他后，我像个孩子一样拨开树枝走到他身旁。三言两语地寒暄过后，我就一脸新奇地看他干活——我整个人走进花丛才发现，这里那里的细小花枝上有白色的小东西星星点点地闪着光，那好像都是花蕾……

“她最近好像精神也好了很多。”父亲突然转过脸来，跟我说起刚与我订婚不久的节子来。

“等她气色再好些，就让她去疗养一阵子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“那当然是好……”我假装集中精神端详在眼前闪亮的一个花蕾，吞吞吐吐地回应着。

“我这段日子会找找看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地方……”父亲